©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All Right Reserved

世俗化、世俗主義、多元社會
── 回應楊慶球博士的「從神學看宗教的世俗化和世俗主義」

謝品然

許多社會人文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等）都認為基督新教是促成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經濟則是「現在人類活動中，最早發展自己獨立的邏輯而脫離宗教影響的活動。」[1] 讓經濟發展出自己獨立邏輯的是理性化 (rationalization)。韋伯 (Max Weber)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指出「理性化」與「解除世界的魔咒」(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是基督新教導致資本主義興起的重要原因之一。[2] 柏格 (Peter Berger) 認為「宗教世俗化的歷史根源是在猶太。基督教傳統 (Judeo-Christian tradition) 中發展出來的理性化。」這理性化是宗教改革的動力之一，也反映了在天主教僵化的制度牢籠下的一種反彈，使宗教改革有如一股被壓制已久之世俗力量的大爆炸。然而，柏格卻指出：[3]

> 源自聖經傳統的宗教發展，可以視為現代世俗化形成的原因，然而，這個世界一旦形成，就斷然排除了作為其形成力量的宗

---

[1] Peter Berger, "Religious Institution," in N. Smelser. ed. *Sociolog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Wiley, 1967), 348.

[2]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T. Parson (New York: Scribner, 1959).

[3] Peter Berger, *The Sacred Canopy*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1967), 128-29；參趙沛鐸著：《宗教與社會：彼得．柏格的社會學詮釋》（台北：冠志出版社，1994），頁84。

©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All Right Reserved

教，持續發揮功效。我們相信，在宗教和世俗化的關係中有一個很大的歷史諷刺。從歷史上來看，這個諷刺可以生動地說，基督教是自己的掘墓人。

世俗化是「社會和文化的一些部門脫離宗教制度和符號控制的過程。」[4]

楊慶球博士在〈從神學看宗教的世俗化和世俗主義〉（以下簡稱〈楊文〉）一文中提出了「宗教世俗主義」對現代基督教所起的正負兩面的作用，並以耶穌和路德為正方的例證，士來馬赫 (Schleiermacher) 和康德 (Kant) 為負方的例證。筆者非常欣賞楊博士對宗教的世俗化及世俗主義的剖析與評論，相當中肯。筆者對〈楊文〉的內容大部分是同意的，以下只提出一些拙見作為回應以供討論。

從正面來看，〈楊文〉認為「當一個宗教組織用它的宗觀教義控制整個社會，以致人只能在宗教體制下過按照其規定的宗教生活，而世俗化的意思就是人要擺脫宗教的牢籠，讓自我得以與上帝直接交往。」這一點我是完全認同的。然而，〈楊文〉雖然一方面以正面評估「世俗化」的觀念或現象，提出「這種以自我駕馭於宗教制度之上的，正是世俗化的精神」，另方面卻又把這正面的世俗化精神，以負面把它推往「世俗主義」，但究竟「世俗主義」與「世俗化」有何區別？而正面的「世俗化」為何可以演變為負面的「世俗主義」？這些都是〈楊文〉沒有說明的。另外，雖然指出了「世俗化社會邏輯地會發展成多元社會 (Pluralism)」，卻沒有說清楚「多元主義」與「世俗化」的關係是怎麼一回事。

多元主義是一個社會結構性的概念，當宗教喪失了其在社會的壟斷地位時，多元主義也就登場了。社會的結構性改變，是理性化所導致的，社會、宗教、經濟和政治上的轉變也因應而展現出來，

---

[4] Peter Berger, *The Sacred Canopy*, 107.

©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All Right Reserved

尤其是在科學革命與現代化的演進中所呈現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影響力就更為強烈。這是一個事實，也是一個現代社會現象。世俗化也是一個社會學的概念，奧笛亞 (Thomas O'Dea) 指出「世俗化基本上包括兩個人類思想的轉化，既是非聖化的態度 (desacralization of attitude) 與思想的理性化 (rationalization of thought)，而理性化又是去除感情和使用邏輯來組織思想的一個過程。」[5] 這兩者恰是宗教改革的主要思想，因此，多元主義的社會亦是藉世俗化力量而達致的宗教改革所引發的。〈楊文〉似乎混淆了「反對宗教僵化」與「世俗化」，把它們畫上了等號，在解釋耶穌與路德時把他們看為共通的，這一點倒是很值得商榷。路德與伊拉斯莫斯 (Erasmus) 的分歧在於伊拉斯莫斯認同了人文主義 (Humanism)，[6]而路德恰好是反對的，如何解釋這個問題？

我們必須認真看待康德對基督教神學「知識論進路」(Epistemological approach) 的批判；然而，筆者雖然認為士來馬赫在這一點上認同了康德是正確的，但這並不表示就同意了士來馬赫從「情感」的進路去解決基督教神學的問題。把士來馬赫認同「情感」說成是「世俗化」或迎合多元主義，實在看不到它們之間有任何關連；或者說認同「理性」不也是世俗化或多元主義嗎？

另外，〈楊文〉把宗教世俗主義看成是「反建制」，這並不能夠在現代社會獲得充分的理解。現代社會是結構的「建制化」，在日趨繁雜的現代社會，其建制也展現得更為複雜，反之，如果沒有建制，社會必顯得更為紊亂。其實，我們當監察的，是社會中以建制來鞏固既得利益群的統治權力的現象，它必須受到嚴厲的批判，這恰好是後現代現象中所展示的社會抗衡力量。另方面，宗教和制

---

[5] Thomas O'Dea,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1966), 81.

[6] 參 Francis A. Schaeffer, *How Should We Then Live?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Western thought and culture* (Old Tappen, New Jeresy: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76), 82。

©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All Right Reserved

度化了的宗教是有一定區別的，瓊斯頓 (Kingston) 特別指出「人們對制度化了的宗教興趣減少，並不代表對宗教本身的忽視」，[7] 這正是人類社會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日趨世俗化，而人對宗教的需求只顯得有增無減。瓊斯頓把世俗化理解為「在現實和人生的解釋上，科學和理性的解釋逐漸取代了宗教的解釋」，然而，這是否又是宗教改革者為了抗衡天主教的牢籠而選擇的進路？

〈楊文〉在強調宗教世俗化的正面意義時，指出「世俗化的意思就是人要擺脫宗教的牢籠，讓自我得以與上帝直接交往……真正的宗教精神並不需要外在機制來促進，它本身有潛在的能力。當主體信仰者緊扣著信仰的對象，在內心產生無條件的愛，是個人的，也是無上限的。九七以後，基督教失去過往政治力量的承托，正好是顯示宗教的內蘊力量。」儘管筆者認同當中指出的基督教信仰力量，然而，要從「個體的信仰」來顯露出九七以後「宗教的內蘊力量」似乎有點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在認同信仰個體化的同時，我們也須接受每個個體的獨特性與個體間之差異性，這會抵制個體信仰化所相應產生的群體共同力量，也因此削減了宗教群體的力量。我必須指出「個體化信仰」的結果，可能會犧牲了「信仰群體」的建設與團結。當個體膨脹成為一個龐大巨體時，霸權與殖民現象也即時登場，在權力與利益的主導與支配下，會否催生出另一次的宗教改革呢？〈楊文〉如此強調宗教世俗化後果所賦予的「個體化信仰」，似乎是強調唯心論 (idealism) 甚或是個體主義 (subjectivism)（是否與王陽明的思想有關？）。〈楊文〉提出「徹底的世俗化」的負面結果，卻未說明「徹底」是不是毫無「界限」的含義？

世俗化的社會對教會的發展是否起著負面的作用？如世俗化理論所云，人類社會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會日趨世俗化，這發展亦直接威脅宗教的發展與延續，甚或會讓宗教自我淘汰或消失，這種「威

---

[7] Ronald L. Johnstone,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Interaction*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1975), 295-96.

©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All Right Reserved

脅教會論」能否成立？基督教會在中華民族中的建立，似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霸權侵襲下所展現的成就，當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亞太中華區域，社會瀰漫著後殖民思潮，教會在世紀末後現代狂潮的風聲鶴唳中，又是否進一層次的受到另一種威脅？基督教會今後的發展，是否在面對世俗主義及後殖民主義的雙重壓力下，顯得疲憊乏力，難以開展出其信仰的活力？這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All Right Reserved